

男子汉

系列丛书

男人学

男人的 魅力在哪里

渥伦·法洛 著
(Warren Farrell, PH.D.)
张琰 译



WHY MEN ARE
THEY THEY AR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男子汉

系列丛书

男人学

女人

的

最爱是什么

渥伦·法洛 著

(Warren Farrell, PH.D.)

张琰 译

男人的魅力在哪里

WHY MEN ARE THE WAY THEY AR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人的最爱是什么

第四部 新性别歧视

新性别歧视 / 3

性革命何以来去匆匆 / 21

释 疑 / 42

第五部 重振男子气概

我应该质疑我想改变男人的动机吗 / 59

我最爱男性的…… / 61

如何改变一个男人 / 80

如何让他表达感情 / 104

清除爱的路障 / 123

第四部

新性别歧视

第四部

新性别歧视

第四部 新性别歧视

第四部

新性别歧视

新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是对女性无力感经验的忽视，而新性别歧视则是对男性无力感经验的忽视。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当我们表现出对其他种族的偏见时，称之为种族歧视；表现出对女性的偏见时，称之为性别歧视。但对男性的偏见，我们却称之为幽默。

人类一向有树敌的需要。而随着黑人自尊冲淡了种族歧视、女性意识也提升之后，男性倒成为新的敌人了。我们声称男性的自我很脆弱，却又爱攻击他们，好像他们耐得了攻击一样。

某事物会成为一种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是因为某种实情被扭曲而符合一种先入为主的形象。《海蒂报告》发现男性要比女性喜爱性行为；由史华兹和布朗史登所做的“美国夫妇”调查则发现女性比男性喜欢性行为。海蒂解释说，她的发现表示男性喜欢性行为，因为性行为是以男性为中心，这是男性控制自我满足的衍生物。而史华兹和布朗史登解释他们的发现：“我们认为女性喜欢它，因为性行为比任何性动作都需要双方等同的参与。任何一方都不能仅只‘施与’或是‘接受’。因此，女性在性行为中感受到一种分享的亲密……”两种发现恰恰相反，然而两种解释却只能考虑女性喜欢亲密、平等，男性喜欢自我满足和支配的可能性。这就是一种歪曲，以

符合先入为主的印象——当运用在男性身上时，就是一种新性别歧视。

当论及男人之时，这种歪曲的需要有多大？假设学者的解释是“女性喜欢性行为，表示女性喜欢统治”，恐怕要群情哗然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三个学者不论发现什么都既谴责男性又赞扬女性，而是上千万的我们在电视上或是在报刊上看到他们的发现，竟然不表示抗议。事实上，他们给予我们的解释，正是我们想听到的，正如同历史上的那些研究人员一向所做的——不论他们是广告主或研究科学家。而我们听得愈多，这些解释看起来也愈像唯一正确的解释。

唯一比这两项研究更广为人知的研究，或许就是专栏作家安·兰德斯所做的有九万名读者参加的明信片调查。她发现70%的女性只要能受到温柔的搂抱，没有真正的“行为”也能满足。她的解释是男性在性方面非常差劲，在谈话和拥抱方面也做得不好，女性在这些方面都无法有所获，以至于仅拥抱和温柔的言词就够让她们满足了。而如果调查的发现是90%的女人非要有真正的“行为”才能满足，我们就会听到这样的解释：女性现在已是性解放且采取主动的了。

《妇女》杂志有一篇附有漫画的文章，标题是“如何把那个瘪三逐出脑海……并且让他希望破镜重圆”。文章中先是痛斥男人无法给予承诺，然后再痛斥他向另一个女人承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真正的问题其实是这个女人感到受伤害并且被拒绝。但是女性不是本应善于触及自己真正的感受吗？

是什么引起女性这种不愿面对自己感受也不愿面对这种被恶意对待的情况？女性感到的不只是一个男人的拒绝，而是这种拒绝触及她担心幻想永远达不成的恐惧。当男性的欲念与幻想被拒时，他们的表现也并不是很好。这是为什么春宫文字及图像中时常会

看到一些对女性十分不堪的行为和暴力的原因——春宫的读者经常会感到自己的幻想没有满足。同样的，当女性的幻想破灭时，我们可能就会看到男人受到激烈的报复。

假使一个女人经常拒绝男人，却又不肯正视自己对亲密的恐惧，那又怎么办？她可能用什么方式避免去面对自己的恐惧？她会把所有的男人分类，并把每一种男人都归类为不同类型的失败者。

男人是：哈巴狗、野狼、笨驴、骗子、小人……

过去 20 年中，我们已经不再只是把男人分类了——我们直接把他们归类为非人类：笨猪、野狼等。将一个群体物化，是不在乎其成员是否受伤害的先决条件。将女性物化，是强暴犯的先决条件；将越南人物化为“越南鬼”，是往他们城镇投炸弹的先决条件。一直到最近，我们都还是很含蓄地将男性物化——用贿赂的方法。我们告诉男性说，如果他们使自己战死，我们就会说他们是英雄。

新性别歧视不是英雄式物化，而比较像是“越南鬼”这种种族歧视。它使我们不在意一般男人会受到伤害或是会被杀死。为了这么做，必须发展出对这些“猪、狗”的鄙夷。

将男性加以分类，怎么会是畏惧亲密？那是因为它创造出一种支援体系：“我们女人全都认清了，男人才是问题。”因此和男人产生冲突的女性永远也不需要自省。亲密的先决条件中，最困难的一项便是正视自己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而将贬抑男性加以制式化，正是避免正视自己责任的借口。这种对于自我批评与自省的恐惧，才是亲密背后的真正恐惧。

少有人害怕亲密本身，他们害怕的是任何关系中必须有的向自我中心的挑战。内省并不一定会向自我中心挑战，批评性的内省才

是。将所有男人归类为不同的输家，便为避免批判性内省提供万无一失的方法，这是避免亲密的最佳之道。

我在本地一家书店看到一整套全是将男人分类并且贬抑的卡片。书店的一位顾客还主动告诉我说，这些是书店里卖得最好的卡片。

80年代中期，一种新性别歧视的公式出现，可以把一本关于“两性关系”的书推进《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中。女人必须看起来很了不起，例如《爱得太多的女人》或《聪明女子笨选择》里的女人一样；或者男人必须看起来像是问题所在，例如《彼得潘症候群》或《温蒂的两难》及《聪明女子笨选择》等书中的男人；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把男人看成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例如《男人只是甜点》。

以上这些书本本都进过《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而忽略新性别歧视的书名，例如《魔镜，魔镜》，就遭到惨败的命运。相反的书名，如《聪明男子笨选择》，则根本不存在。这是为什么？

《聪明女子笨选择》暗示女性是聪明的，只是她们会做出差劲的选择——而既然几乎每个女人能想到的男人都可以符合一种“差劲的选择”，所以有问题的就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这本书成为女性星相图绝佳的补充：女性几乎可以在其中每一项描述中都找得到自己——而其中几乎有90%都是肯定的。在《聪明女子笨选择》中，她可以找到和她之间有任何男人的描述——而其中90%都是否定的。

为什么80年代初期最成功的出版社（赛蒙舒斯特）出版的《魔镜，魔镜》具有内容深刻且强力宣传的条件，却仍然卖得很差？它的书名让人想到一个虚荣的女性——因此暗含有批评女性虚荣之意。书名加上副题——“恐惧年老”——隐含了对于以美色作为女性力量重新检讨的必要。所以这本书失败了，虽然节食减肥的书依然大卖。

1986年初,《爱得太多的女人》和《聪明女子笨选择》双双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设想一本书名是《爱得太多的男人》,再想想一个看这本书并自称有反省力的男性吧!当我们眼见他把自己的问题定义为爱得太多——暗示女性真正的问题是无法处理他全部的爱情时,我们会说这本书是“男性的自我膨胀”,而不是“自我改善”。

问题不完全在书本身,这些书当中有些也有言之有理的地方。问题在它们却无法用这些地方去当卖点,当它们用这些论点去卖时,就如同《魔镜,魔镜》一样,只会惨败。

小飞侠彼得潘

80年代中期,诸如芭芭拉·厄伦瑞的《男人心:美国梦以及逃避承诺》及唐·凯利的《彼得潘症候群》等批评男性不肯承诺的书籍,吸引了学界人士和一般大众。想想看如果是一个相反的书名:《女人心:美国梦以及女性逃避养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彼得潘”在80年代的讨论中,是个永远不肯承诺、因此永远也长不大的人——也就是说,他无法满足女性对于“美好家园”的首要幻想。如果一则相同的“自我改善”的广告,批评女性无法满足男性某些首要幻想,那会是什么情况?

出版社要我们相信,《温蒂的两难》是《彼得潘症候群》的平衡之作——它批评的是女性。但事实上它只是延续着对男性的攻击,只是焦点放在女性要如何不再做个不成熟而自私自利的大孩子——男人的受害人上。它的副题——“当女人不再宠溺男人时”和宣传文字——“你是不是必须小心翼翼,不敢惹他生气?为他的行为向别人道歉?在家中替他承担他疏忽的责任?”都反映出这种强调。宣传文字中全然不见对男性有任何同情的着墨。他的两难处境依然受到

误解。

我可以既做个独立的女性， 又期待一个有能力的男人吗？

虽然关于事业成功的女性的研究显示她们对于男性的指导和慷慨有特别的依赖，但在我所审视过的妇女杂志里，成百的漫画中却没有女性为此依赖性玩笑式地贬抑自己，或是对男性的指导给予正面评价。最常见的漫画主题反而是女性贬抑她丈夫在她“替他们赚大笔钱”的时候却一点也不在意她的想法。然而讽刺的是，女性却常给她们丈夫一种力量，去剥夺她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女性的能力。

《新女性》杂志有一幅漫画，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我决定要竞选众议员。我发现做公仆要比做我丈夫的女仆收入好。”这当中有什么隐含的讯息？

在这幅漫画中，就和其他漫画一样，并没有暗示提到为此工作做的准备，也毫无感激之意。她并没有说：“在我攻读法律、参选州议会、第一次落选的这10年中间，却是我先生赚钱养活我，而现在他也愿意等我选完众议员以后我们再生小孩。”她的桌上没有丈夫的照片，可见他给她的钱还不够多到她愿意待在家里。

这些只是漫画，不是真正态度的反应吗？试想美国总统初选吧。自从女性运动开始以来，没有一名白人女性能在一个主要政党提名作业中坚持到初选结束。1984年的民主党提名作业中，八人互相厮杀，强胜者指定一名女性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当杰拉汀·费拉萝被人质疑其丈夫不愿将个人记录交予检查时，她回答说：“如果你和一个意大利男人一起生活，你就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玛里欧·柯谟对她的话表示异议——因为这话污蔑了意大利人，但却不是因为它

8 • 男人学-女人的最爱是什么

污蔑了男人。如果蒙代尔或是里根说：“如果你和一个意大利女人一起生活过，你就知道她们是怎么样的。”这话就会被视为对种族歧视兼性别歧视者的中伤。蒙代尔和里根不会好受的。漫画和现实其实相去并不远。

他是否是因为我的富有才与我在一起？ 他会感到威胁吗？

我们从一些漫画中可以观察到一点，如果一个成功的女性拒绝一个男人，她的理由正当，因为她知道他只想要她的钱。另一方面，如果他拒绝了她，那是因为他无法面对她的成功。这是避免内省的另一方法。

在这类漫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双重标准：当两性关系中的男方比较富有时，我们说那是力量；当女方比较富有时，我们就说女性被利用了。当女性对于被人利用感到敏感时，我们说她“正视自己的感觉”；当男性对于他资助女性被称为“力量”感到敏感时，我们却说他有防卫性。

当一个男人既不具竞争性也不受妻子或女友的成功所威胁时，又会怎么样？有篇文章的标题就反映：“筋疲力尽——为什么当女人变得成功时，她们生活中的男人就变成了可怜虫，并且忘掉自己的雄心壮志？”

这段话后面的讯息是什么？这句抱怨会不会是为要找一个成功得“不可能受到我威胁或利用我”的男人找个理由？这是不是潜意识中强迫自己去嫁给比自己有钱的人的方法？

这些讯息累积起来的效果便是加深了女性对成功的恐惧——怕成功会迫使她丧失男人，但是这却与现实冲突。和一般人相信的恰好相反，有成功的妻子的丈夫，对于其婚姻感到较快乐。

男性控制的最极端例子是被虐女性——尤其是受虐的妻子……

问题:受虐妻子和受虐丈夫的比例是多少?

- (a) 4 : 1
- (b) 102 : 1
- (c) 2 : 1
- (d) 34 : 1

答案:以上皆非。

这些比例反映不同城市的警方记录。警方记录反映的是申诉的案件。如果我们只看警方的记录而去审视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配偶施虐样本,我们会发现:有 12% 的丈夫会对妻子暴力相向,而也有 12% 的妻子会对丈夫暴力相向。比例是 1 : 1。说实在的,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结果时,我十分气愤——我不相信这个发现。它违背我所看过的各种报导。我立刻问:“暴力是如何定义的? 谁造成的伤害会更大?”

我发现研究者分七个方面研究暴力。现在请将这些暴力行为从一到七按照你认为最会侵犯你的顺序排出来:

- (a) 摔东西
- (b) 推扯
- (c) 打人
- (d) 踢人或用拳头打人
- (e) 以物打人
- (f) 用刀或枪威吓
- (g) 使用刀或枪

再把你所列的次序和苏珊·史坦梅兹博士在《受害学》上报告的

真实发现作比较：

丈夫与妻子使用的身体暴力之比较(百分比)

暴力行为	丈夫	妻子
摔东西	3	5
推扯	11	8
打人	5	5
踢人或用手打	2	3
以物打人	2	3
用刀或枪威吓	0.4	0.6
使用刀枪	0.3	0.1
使用任何暴力	12	12

虽然我接受过研究方法的训练,但我在写本书之前,从未质疑过关于配偶施虐所公布的统计数字是从警方记录和社工人员记录处得来的:表示男女当中是哪一方申诉次数最多,或者是得自随机人口采样所做的调查。

如果事实上男女都会殴打对方,为什么得恶名的却只有男人?

看看我们是如何用不同方式看待男女的死亡吧!当我们听到“无辜妇女和儿童”被杀时,我们感到惊骇;但当死的是男人时,他们却被称作“士兵、矿工、工人、人”,而且经常只是一个数字,例如说“鹰架坍塌,18人死亡”……

美国人提到战争中死亡的男子,并不会说“在越南死亡的美国人当中,56 886 名是男性,8 名是女性”,我们掩盖了男性的死亡。或许我们会说:“哎呀,都是男人要男人去打仗的——男人自己玩这种自我毁灭的游戏,要我们为他们的死难过是很难的。”那么当撒切尔夫人在福克兰战争中让 473 个男人阵亡,却无一名女子死亡,而我们对他们却没有什么感觉,这要如何解释?

我们指望男性扮演威胁别人性命的角色,于是当他们丧失生命

时,我们就不会那么惊恐了。因为不会那么惊恐,我们就得以延续这种指派方式,而不必审视我们在此指派方式中的角色,不必审视我们自己赞助男性施暴时所扮演的角色——赞助男性施暴的方式有观看战争电影、谋杀悬念片、西部片或男性为提供娱乐而例行要被杀死的电影影片。

女性经常在恐怖片中被杀。为什么要在恐怖片中?因为恐怖的目的就是要破除禁忌——禁忌创造了恐怖。杀女人是禁忌,杀男人则不是。西部片和战争片里的男人被杀得遍地都是,但是这些影片却都不叫做恐怖片。当一个女人被杀,例如在《死亡愿望》这部电影中,当查理士布朗逊的妻子被杀、女儿遭强暴时,由于群情激愤,使得全国的电影观众在查理士布朗逊杀了一个又一个的暴徒以复仇时欢声雷动。愤怒所激起的力量强到可以延续至整部电影结束。制片知道如果电影开始是暴徒杀死一个男人,观众的愤怒绝不可能到达这种程度。

这种差别最重要的一点是,女性被杀,成为受害者;男性被杀,是他们活该。毕竟,我们说,战争中就是男人互相杀害的。我们没有认清:他们是被指派在战争片、西部片或太空片中担当保护者和英雄的,因此他们才是受害的一方。我们保护女性,不派给她们必须彼此杀戮的角色,在此过程中,我们便使得施加于她们的暴力要比施加于男性的暴力更恐怖。

一旦我们对于女性受到暴力感到更惊讶,成百的研究者就不难以警方记录来“测量”两性互相带给对方暴力的数目了。

当我们蒙蔽了自己,不提出我们这些受过训练者应当提的问题时,我们就知道是潜意识在作祟了。我们把女性看成受害者,把男性看成罪犯,会不会是一件对我们有利的事?

燃 烧 的 床

比世界杯足球赛更吸引观众的电影《燃烧的床》，是由法拉佛西主演的。此片根据一位被虐妻子杀死丈夫的真人实事改编而成。

有没有情节相同，人物却相反的事件确实发生过？当一个男人杀妻报复后却被释放，外界会有什么反应？我们来看一个发生在1980年佛罗里达州的真实事件。

贝蒂·金恩曾经殴打、鞭抽、刀砍、枪伤过她的先生，也曾用干的酸性物质洒到他身上。当妻子用切割地毯的刀子挥砍艾迪·金恩的脸，或是她用刀片刺在他背上，而把他丢在停车场里的时候，他都没有想要告她。而这两次事件甚至也没有载入警方记录，成为统计数字。她只被捕过两次——那是她用刀刺他的背刺得太严重而且又是公然行凶（在一间酒吧里），所以才必须报案。

这些砍杀、开火、洒酸性物质的事情都是在四年的婚姻生活中发生的。后来在朋友家门廊上两人争吵之际，贝蒂再一次伸手往皮包里掏，这次却是艾迪开枪杀了她。当调查导出“自卫”的判决时，女性主义者和媒体群情哗然。

艾迪·金恩的反应是针对一项眼前的威胁做出的，只要再延迟两秒钟，他就会没命。在《燃烧的床》中，做丈夫的是在睡眠中被杀。当这个“威胁”在睡觉的时候，宣称唯一解决之道是把人杀死，这实在是难以使人相信。

为什么我们对一个妻子杀死熟睡中平日凌虐成性的丈夫会觉得正义伸张了，而做丈夫的杀死一个清醒的凌虐成性的妻子却觉得不合乎正义？为什么美国最美丽的女人之一（法拉佛西）来扮演此片中的女主角，会是很重要的事？因为女人愈美丽，就愈有“女人味”；愈有女人味，就愈会得到同情。美女受到伤害的形象会唤起潜意识的

同情,就像男人受到伤害会唤起一种类似罪犯受伤害的反应。

“女罪犯”一词在我们心中不太能留有印象,部分原因是“男受害者”不太能在我们心中留下印象。“男受害者”从来也不流行。在文艺复兴后期的法国,受妻子虐待的男人要穿上女人服装,反坐在驴背上游行穿过市中心。

最近英国有个叫克丽丝汀·英格利希的女人因故意开车把男友撞上电线杆致死而认罪,但是她辩称是经期来临前的紧张使她失去控制,因而获得开释。无论从历史上或在国际上来看,男人是罪犯及女人像法拉佛西那样脆弱的形象,都使我们的观念被扭曲,使我们避免某些疑问,且找到法律上的理由加强我们的偏见。

我们的历史在意识和潜意识中都在保护女性,而男性则因此杀戮以赢得保护者的角色。没有人会去杀死纤细的仕女。

诞生祭礼

直到最近,割包皮才被认为是一种预防感染及癌症的方法。而在1975年,当“美国小儿科医学院”无法证明包皮与这些疾病的相关性时,它曾劝告医师“并无医学上证据显示需在新生儿时期割除包皮”。然而医师仍然会例行做割包皮的手术。我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研究查核,却发现没有一项研究是关于接受过割包皮手术和未做过此手术的男性(在社会经济背景及父母态度等皆有统计数字的因素控制下)心理上的差异。

或许男性现在这个样子,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出生后不久就受到创伤及受到创伤的方式——或许也不是。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未割过包皮的男性会比较长寿吧?我们根本不在意。

医学界在尚未透彻研究女性服用避孕药的代价就要女性服用,我们对此大为愤慨,并且责怪医界人士。千万篇文章都宣称这种事

14 · 男人学-女人的最爱是什么